

參賽類別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input type="checkbox"/>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山雨迷蹤
<p> 今年的收穫季節很安靜，寂靜的出奇。 儘管這些年來舊部落確實人跡杳然，但是依然會依循著過去的傳統，製作粿食和小米酒。在最重要的收穫祭當晚，族人也會牽手跳舞，盡情高歌直到天明。 然而，今年部落裡卻只剩下一戶人家。因為此刻，冉冉炊煙正從一幢房子中飄出。那幢房子僅以石板為牆，以茅草覆頂，屋簷下有一圈以竹製圍欄圍成的廊道。圍欄的缺口處蓋著一扇活動式竹籬，材質比圍欄年輕，似乎是因為經常更換。周圍的幾幢房子也都以類似的工法蓋成，但是竹籬都被緊緊闔上。 這樣一個寂靜的部落，坐落在山岳重疊處的斜坡地上，有兩條溪在此匯聚，潺潺劈開山谷往無盡的東方馳騁而去。 高空中，這裡的風景像極了一幅畫。 如果將畫中的房子局部放大，會發現一名站立著的男孩。他靜佇在那幢房子圍籬的缺口旁，以半前傾的姿態倚著竹籬，他的雙手交疊闔上，雙肩與頭無力垂放，眼皮沉重的看向石板鋪成的灰色長廊，彷彿折斷的稻草人，用盡最後的氣力守護莊稼。男孩的涕淚直直落下，闔上了的雙手正緊握著一只方布。那是一塊粗麻編成的布，上面卻突兀的繡上了與此不相稱的精細圖案，那是一頭正在展翅翱翔的熊鷹，此刻正因用力而微微變形。 「Nomah? 來和 vuvuⁱ 道別吧。」 一位女性從男孩背後拍拍他的肩膀，在他耳邊輕聲地說。那是男孩的 kinaⁱⁱ。 「…恩」 一陣哽咽的話堵塞在男孩喉嚨，話語的尾音逐漸消逝在鼻音裡。 kina 扶起男孩，溫柔地抱住他，並用雙手輕撫著他的背部。 「Nomah, vuvu 雖然離開我們了，但是他將會回到我們最一開始來的地方，在那個世界永遠都不會老去。」 「永…永遠？」 「恩，Nomah。」 kina 牽著 Nomah 的手走向床榻旁，床上的 vuvu 已然沉沉睡去，削瘦臉龐上的幾道皺紋與傷疤揭示著他所經歷的一切。這位戰士終於卸下戰袍，託付給了將來。 kina 在一旁等了一下，讓 Nomah 重新整理好紊亂的氣息。男孩閉上眼，深吸了一口氣。 「永恆再會」 「永恆再會，vuvu…」 Nomah 盡力忍住自己顫抖的聲音，用最莊嚴的語氣，送別心中最偉大的戰士。 深夜裡，Nomah 在草墊上遲遲無法入眠，火盆中的花瓣將他的身影歷歷投影在灰白的 </p>	

牆上，映著朵朵悲戚的殘紅。每當他閉上雙眼，就會想起和 vuvu 相處的種種。

vuvu 和 kina 是 Nomah 僅存的親人，在族人還沒有遷下山前，Nomah 雖然也會和其他年齡相近的孩子玩耍，但是總覺得格格不入，當時他並不知道其中的理由，直到上個月 vuvu 的舊病復發開始，Nomah 才慢慢意識到這種感覺背後的原因。

「咳…」

一聲悶響點破了 Nomah 的思緒。kina 從昨天就開始咳嗽，而且越來越頻繁。

「kina，要不要我明天去山裡拔草回來？」

「沒關係，現在還不要緊，之前的也還有…咳咳。」

kina 的咳聲有點混濁，Nomah 知道這代表甚麼。

「不然明天就由我去山下通知族人吧，妳在部落好好休息」

kina 將身子轉向 Nomah，直直望進他泛淚的眼眸。

「你現在還沒準備好，vuvu 的事 kina 會處理的」

「…」

雖然 Nomah 依然很擔心，但是他也了解 kina 的脾氣。從小 kina 就代替了 kamaⁱⁱⁱ 的位置，將自己一手帶大，所以 Nomah 從來都不敢頂撞 kina。

正當 Nomah 思考著有什麼方法可以瞞過 kina 時，一陣睡意襲來，Nomah 沉沉墜入了夢鄉。

醒來時，他發現自己坐在一塊巨岩上，望向部落。天空被白雲遮蔽了大半，徒留片片湛藍。空中正飄著毛毛細雨，遠方則有一道鮮明亮麗的彩虹坐落在部落上方。隱隱約約地，Nomah 聽見了 vuvu 的歌聲。

「vuvu？」

那熟悉的歌聲，有著一樣的歌詞與旋律，敘述相同的故事，然而，卻變得更有精神，彷彿從前所聽的都是褪了色的。

「不要走，不要離開我們阿…」隨著淚水奪眶而出，Nomah 再也忍不住，朝著部落的方向狂奔起來…

然而，就在此時，一陣咳嗽聲打斷了歌聲，將 Nomah 從夢境拉回了現實。他睜開紅腫沉重的眼皮，淚水還掛在臉頰旁。

木床上，Nomah 清晰地聽著雨水敲打在石板上的聲音，昨晚的聲音還沒有這麼清脆響亮。隔著半闔上的門扉，外頭的天空依然暗沉，雨水乘載著星光擅自澆淋著大地。

Nomah 小心翼翼地爬下木床，走向屋外。

「你要去哪？」

Nomah 心頭一驚，他不小心吵醒了 kina。

「廁所。」

其實 Nomah 只是想去透透氣，擺脫剛剛從夢境中驚醒的失落感，但是他直覺地回答了這個答案。

關於廁所這個建築物的由來，Nomah 心裡也有一段故事…

他依稀記得前幾年，有一群從外社來的異族人，在部落逗留了一段時間。他們都大聲嚷著聽不懂的話，穿著黑色的長衣服，頭上戴著黑色帽子，上面繡著金色和紅白相間的裝飾，看起來很熱也很難在山裡穿梭。他們的個子雖然都比部落裡的勇士們小，但是 Kina 總是警告 Nomah 絕對不可以對他們不禮貌。當時的小 Nomah 覺得有可能是因為他們腰上掛著的刀比族人的還細還長，或是因為他們肩上掛的獵槍比族人的還新還亮。但是不管怎麼樣，小 Nomah 還是覺得族人對待他們的感覺不像是好朋友，可是卻也不像敵人，因為如果是敵人，部落裡的勇士一定會把他們的頭俐落地砍下來，然後成為英雄。可是，他們就這樣天天待在部落裡面晃來晃去，和族人分開來休息，分開來吃東西，也不喝族人準備的酒。後來有一天，黑色的人裡面的頭目，那個耳朵和鼻子上戴著兩塊透明小石板的頭目，把族人都叫過去，靠著一個叫「通譯」的漢人講了一整天的「Lulu^{iv}」。說到一半時，有好幾次族人都有人把手握在山刀上，都是頭目阻止他們，才把刀放下的。幾天後，社裡多了一個由族人建造的木製小屋，黑色的人和族人說這就是我們以後大小便的地方，後來慢慢地族人開始叫它廁所。

Nomah 推開木門走向屋外，然後靜悄悄地坐在門旁的石板上。思緒隨著劃過泥灰天空的雨絲，盪回了比這個故事更久遠的從前。

那時的 Nomah 才剛剛從牙牙學語的年紀慢慢懂事，kina 每天都在屋裡帶著他，一邊織布一邊照顧他，所以 Nomah 每天都在 kina 身邊活蹦亂跳的問東問西，因為他最喜歡邊聽 kina 講故事了，即使故事很長，每次他都會聽到睡著，但是他都能聽得津津有味。所以 Nomah 不停的問，就像一流小溪企圖含納百川，而 kina 也不厭其煩的灌注著。

不過，當時的小 Nomah 有一個困擾了他很久的煩惱，就是 kina 一直不回答 kama 在哪裡。準確地說，kina 也不知道 kama 在哪裡。

這件事，要再追溯距今十多年前…

當 Nomah 還在 kina 肚子裡時，部落和山下的人打過一仗^v。那是更早以前另一場仗^{vi}的延續。Nomah 只知道是因為山下的人命令「Kualeng^{vii}去幫 Liklik^{viii}收屍」，還叫勇士們繳出珍藏的獵槍，所以勇士才會出草。可是後來山下的人聯絡了更多人，所以才打了一仗。

當時，勇士們不但築了堡壘，還把山下人的通訊線切斷反過來當作堡壘的一部分。聽倖存的勇士們說，決戰的時候到處都是恐怖的聲響，有能發出巨響的武器讓泥土樹木到處亂飛，還有可以一直連發的大槍到處掃射。勇士們雖然奮力抵抗，射殺了幾個山下的人，但是也被逼退回到山林裏面。

那一仗，死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了舊頭目 Zemzem，還有原本提議攻擊的勇士們。族人頓時失去依靠，只能往深山裏面撤退，但是山下的人，還是闖進了部落燒掉了大部分的田寮和屋子。於是，族人分裂成了兩派，有些人跑進更深的山裡面住了下來，但有些不想再和山下的人打仗，決定重建滿目瘡痍的舊部落。

幾個月後，在 Nomah 出生前，回到舊部落的族人們，應山下的人的邀請，前往一個叫

做 dripung^{ix} 的地方參觀，而 kama 身為少數倖存的勇士，被新頭目任命加入此行的行列，他們被浩浩蕩蕩的帶離了部落，但是從此以後，這些前往遠方的勇士們，卻再也沒有回來過。

幾年以後，山下的人離開了，換了一些比較友好的人，他們就是黑色的人。前幾年，黑色的人開始頻繁地出現在部落裡，和族人合作帶來了許多改變，準確來說，是黑色的人命令頭目和族人這麼做的。從那個時候開始，Nomah 就知道了，黑色的人和山下的人其實都是同一群人，只是黑色的人似乎有別的目的，只能假裝和族人很友好。好幾次 Nomah 都很想問黑色的人把 kama 帶去了哪裡，但是他辦不到，他沒辦法和黑色的人溝通。他們看著 Nomah 還有族人的眼神，就像在看牲畜一樣，不對，或許牲畜還比較好一些，應該比較接近不可理喻的野猴子。所以 Nomah 不敢問，也沒能問，就算拜託 vuvu 或是 kina，他們也都只能露出無限悲戚的眼神，彷彿小米被奪走了陽光和雨水，彷彿獵弓斷了弓弦，即使擁有數萬桶銳利的箭矢，在面對眼前身穿黑色衣服，竟是真正的野猴子的異族人時，卻苦於無法射穿他們白皙的咽喉。

直到半年前，Nomah 才知道黑色的人就是從 dripung 來的人，他們在幾十年前就已經佔領山下了，而那些原本和族人貿易的漢人，現在也只能在他們掌中起舞。也是在大約半年前那個時候，黑色的人開始要求 Kuvaleng 遷下山，方便他們管理。但是 Nomah 心裡清楚，他們就是要把麻繩綁在族人身上，豢養在「駐在所」的後院罷了。族人也就在這段時間陸陸續續舉家遷下山，原本預計上個月就要走的 Nomah 一家卻因為 vuvu 突然生重病，而不得不暫時留下來，眼看黑色的人規定的時間迫在眉睫，頭目索性把他們和巫師存的藥草都留在舊部落，先行下山重建起 Kuvaleng 的新部落了。

所以，今年的收穫季節才如此安靜，而且寂靜的出奇。

此刻，Nomah 的睡意又突然襲來，但他明白不能就這麼沉沉睡去，昨天有一顆不安的種子已經悄悄種在了他的心坎裡，就在剛剛醒來時，已經冒出了嫩綠的芽。

他伸直手按在冰涼濕潤的石板，撐起因久坐而麻得微微刺痛的雙腳，撫著竹籬一拐一拐輕聲地走回房間。在適應了屋內的光線後，Nomah 驚訝地發現 kina 久違地晚起，他以為剛剛自己說謊待在外面太久會被 kina 責罵，沒想到 kina 正蓋著毯子，蜷縮在火盆旁邊。

Nomah 愣住了。

現在並不是蓋棉毯的季節，和漢人交易來的棉質布只有典禮和冬天才用得上，太奇怪了，而且 kina 從來不會這樣躺著，也不會這麼靠近還沒完全熄滅的火盆，真的，太奇怪了。

僅僅在這一刻，Nomah 的心理的嫩芽已在轉瞬間拔地竄起，伸向 Nomah 心裡的每一個不安的角落，彷彿那個空間此時可以被無窮盡地輕易撐開。

一個箭步，Nomah 以此生最快的速度衝向 kina，並輕輕地，如同雛鳥絨羽飄下一般，將手背輕置在 kina 的額頭上。

(「好燙。」)

Nomah 心理一沉。看著眼前緊緊蜷縮在被窩裡的 kina，他的雙眉不禁緊蹙。

思忖了一下後，Nomah 毅然決定打破昨晚 kina 的叮囑，並且用碎片把現在心頭裡的參天巨木割個粉碎。。

Nomah 拿出另一件棉毯放在 kina 身邊，並準備好竹桶盛裝水，再將小米與芋頭做成的乾糧拿出來放在 kina 身邊，同時抓起一把放進斜側背的小背包裡，把 vuvu 的山刀插進腰帶，便飛奔出了部落。

斗大的雨點紛紛落下，遠方不時傳來雷光與巨響。Nomah 在樹林間飛速地穿梭，任由野草劃過小腿，任憑碎石在腳底留下緋紅的印記。他只偶爾緊閉眼睛，甩開眼睛裡的雨水，並將濕漉漉的髮絲連同那無法平息的不安甩向後頭。

以前，Nomah 每隔幾天都會沿著這條路和 kina 一起背著竹筒來溪邊取水。每個步伐，每個喘息，每個從腳底隱隱傳來的刺痛，又或是每一幕隨著飛快地移動而向兩旁排開的風景，都滲著回憶的氣味，那是 kina 的氣味，是山林的氣味，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想要拔出山刀守護的氣味。而此刻，那味道正深深刺痛著他的心坎。

遠遠望去，映入眼簾的是隱身在深林裡的碎石道路，那是黑色的人的驕傲之作，他們把族人和漢人叫來，將原本繁密的樹林砍出一道深深的傷疤，再用銳利的石頭埋葬殘存的嫩綠。

踩著石頭，Nomah 強忍著刺痛，逼著自己繼續邁開逐漸停滯的步伐。他憎恨地看著濕潤的石頭，彷彿它們正對著他赤裸的雙腳發出陣陣訕笑。Nomah 痛苦地想起了黑色的人腳底穿著的東西。

（「原來，那是拿來走這種路的嗎？拿來踐踏山林的傷疤、花鳥的墳墓的嗎？」）

Nomah 甩甩頭，他深知此刻的自己必須專注，無比的專注，比任何時刻都更加專注。離開石頭路後，他沿著小道緊貼著山林往溪水的方向狂奔，他感受到腳底隱隱約約有一股熱流，很溫暖，卻讓他心裡一寒。

混雜著逐漸猖狂的雨聲，Nomah 隱隱約約聽見了熟悉的聲響，是水流交會的聲音，雖然夾雜著急促的呼吸聲、腳步聲與雨點打在山林的聲音，Nomah 卻比平常聽得更加清晰。

今天的溪水無比兇猛。這正是此刻站在溪旁高地上的 Noamh 的心得，他知道即便是好幾個勇士合作仍然不足以跨越。他失落地倚著樹幹，喘著氣。最後 Nomah 哀嘆了一聲，便重新邁開步伐向下游奔去。

他原本並不想用橋渡河。但是，大雨逼著他向文明妥協。

幾年前的夏天，一場大水沖斷族人蓋的竹橋後，部落就被逼迫只能使用黑色的人造的橋。橋的構造雖然和族人蓋得很相像，卻總是蓋在溪谷的上方，要繞路爬上顛坡才能渡橋。

沿著溪流，Nomah 找到了大橋，並手腳並用地爬上了布滿稜石的濕滑陡坡。當他爬上坡頂時才赫然發現，暴雨之中，溪水似乎又貪婪地吞沒了更大片的土地，它膨脹著的濁黃肚皮就是證明。

小心翼翼地，Nomah 通過了不甚牢固的大橋。上下搖動的橋身，和因為雨水而溼滑的

橋面，讓 Nomah 好幾次都只能緊抓繩索，才能站穩腳步。

Nomah 依稀記得族人說過若要前往新部落，必須先越過溪，而後沿著碎石路下山，再走上半天的路程就會抵達。於是他沿著碎石路快步走著，已經跑了一大段山路的他此刻已疲憊不堪。

半路上，他遠遠聽到雷聲之中夾雜了一聲不熟悉的巨響，整個大地都在微微地悲鳴著，過了沒多久又傳來了好幾聲相似的巨響。沉寂了一段時間後，Nomah 在遠處發現了謎底。泥黃色的土壤夾雜著巨大的石塊覆蓋在整片碎石路上，一直從左方山腰往下延伸到右方望不見底的深谷密林中。

Nomah 以前聽過部落裡的其他 vuvu 說過，黑色的人命令族人鋪的這條路，讓山神很生氣。以前雖然山神偶爾發脾氣，但是只是會打雷、颶風或讓溪水變兇猛。但是自從這條路開了以後，山神的脾氣就更難掌控了，每次爆發，都會伴著怒吼將山路上方的岩石、泥土、樹木砸向山谷，讓這條山路重新被泥土覆蓋。

此刻，已走投無路的 Nomah 只好沿著泥濘下切，繞開嚴重坍塌的區域。他小心翼翼地扶著樹林踩著濕漉漉的泥灘地往山谷裡緩緩移動，映入眼簾的卻是滿目瘡痍的山林，山神的憤怒不費吹灰之力地，就將原本茂密的山林鏟起，狠狠拋飛、抹去，留下一塊塊散落著的巨石與被折斷的巨木。

眼前塵土還微微的瀰漫著，空氣中滿是泥土的味道，大小碎石也不斷地從山上滾落。Nomah 顫抖著冰冷的雙手慢慢伸向下一棵樹木，深怕驚擾滿山黃泥。

忽然間，Nomah 的頭頂傳來巨響，山正如猛獸般怒吼著。

Nomah 的心像是漏了一拍，接著脈搏劇烈地鼓漲著，他能清楚聽見耳朵裡的血管的聲響。他猶如本能地往回狂奔，無視一切阻礙地狂奔。

然而，暴雨、腳下傾斜的土地、疲憊不已的雙腿以及無法克制的恐懼，卻在這個剎那，背叛了 Nomah。

那個瞬間，空氣凝結了，Nomah 睜大雙眼，恐懼地等待著下一刻的來臨。

他踩在樹根上的左腳打滑，身體的重心傾斜，並且因為右腳使力，而被拋往山谷下。他在下一個瞬間近乎本能地，縮起身子，保護頭部，卻無法停下自己向下滾動的身體。

(「好痛…」)

Nomah 痛苦地緊閉雙眼，他的胸口、背部、腰間、雙腿、腳踝不斷傳來逐漸遽增的疼痛，他感覺自己快要失去意識了。

忽然間，他的身軀直挺挺地撞像向一棵大樹的基幹並且停了下來，而他的頭部與雙腳卻因為慣性而往山腳微微拋起，最後從基部滾回大地，呈現仰躺的姿態。

而 Nomah 的腳邊，此時才揚起了塵土，巨石滾落在他的身旁。

在痛苦地失去意識前，他在眼角微光中，隱約看見了泥流從自己身旁緩緩流過。

當 Nomah 醒來時天色已經逐漸變得昏暗。雖然雨停了，但是濃厚的雲層卻沒有散去的跡象。渾身疼痛的 Nomah 側著身體，用趴著的方式才把自己從黃泥中撐起。他雙膝和右手汨汨流出的血液已經凝滯乾涸，左腳踝則因為扭傷而腫起，右腹因為撞向樹幹而疼痛不

已。他的肋骨斷了。然而就在剛剛滾落的途中，他的側背袋還遺落在了黃土之下。他只剩下了一把山刀，和充斥著疼痛、疲憊與飢餓的身軀。

Nomah 拾起滾落在一旁的粗樹枝撐起軀殼，蹣跚走向落石區，他急著把握著雨停的時間，想趕快爬回山路。然而每走幾步路，他的身體便發出抗議，他的每一寸肌膚都在撕心裂肺地吶喊著，每一個毛孔都沾染著黃土、血水、雨水和汗水，他好想吃頓飯、睡一覺、好好洗個澡...

「不行。我必須去找頭目。kina 需要我。」

Nomah 屏著氣，咬緊牙關，吃力的移動著，他的臉正因為痛苦而極其詭異的方式扭曲著，然而即便如此，他並沒有流淚。

「...咳咳」

在雨中穿梭了一整天，Nomah 的肺部開始躁動。

「...咳...咳咳」

Nomah 感覺到咽喉處的黏稠物，因而倒抽了口氣，卻猛咳了起來。

「...咳咳咳」

一陣猛咳讓 Nomah 頓時停住。

他雙腿一軟，癱坐在黃土中，雖然想仰望天空，卻因腹痛而作罷。

「為什麼，為什麼要來找我？我要去部落找人幫忙，為甚麼要阻撓我？」

kina 從小就告訴 Nomah，如果有什麼不舒服，都是因為死去的靈魂作祟的緣故。

Nomah 小心地掏出，他藏在口袋裡的那塊 kina 送給他的方布。方布以白麻線為緯，並以馬藍根漂染成的藍麻為經，上頭繡了一頭正在展翅翱翔的熊鷹。

這是 Nomah 最喜歡的東西，因為他深信熊鷹是天上的王，也就是地下的王老了以後，從百步蛇的型態羽化而成的模樣。同時也是因為，以前 vuvu 總是叮囑 Nomah 要做一個好人，這樣死後才會被天空的王帶領到天界。Nomah 深信著 vuvu 已經被天空的王引領走了。

Nomah 此時正緊抓著方布，讓熊鷹銳利的眼直直望進雙眸，他祈禱天空的王能驅散惡靈，讓他和 kina 都能平安。

（「好安靜。」）

如果人的身體裡有一幅畫，Nomah 相信現在自己的心正如春初的融雪。

那畫布上，狂風驟雨正在止息，恐懼也正隨之剝落，落成一片萬籟俱寂，好似冬夜凝結於大地的寒氣，於春晨曙光中溶成汨汨清泉，流進 Nomah 貧脊的內心。

他收好方布，拾起樹枝，又再一次地撐起身軀，往山路的方向蹣跚爬行。

當夜幕完全降下時，Nomah 才抵達了碎石山路，然而隨著陽光抽離了大地，Nomah 的肺部又開始躁動起來，他藉著一抹星光摸黑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山路上，他知道自己必須遠離黃泥宰制的領地。

最後終於在一棵樹幹下狼狽地坐了下來，他好想 kina，也好想 vuvu。

就在思念、疲憊、恐懼、飢渴、疼痛交織之下，Nomah 被黑夜吞入了夢鄉。

山谷的黑暗如在溪中暈開的血水，緩緩纏繞、飄盪、沐浴在點點殘輝中冉冉迴升，伴著細雨絲滲透著的深谷，也隨著涼風無聲無息地鑽入幽壑，那寂靜鬼祟的行動，彷彿害怕自己驚動一山靜謐。

然而，此刻它卻緊緊地纏繞著 Nomah，伸出森冷爪牙攫住男孩的咽喉，一把從夢中拽出，再將他從半醒之際，按回朦朧晦暗的夢鄉。

Nomah 睜開微微灼熱的眼睛，氤氳山嵐正蠶食他的體溫，他的身體正發燙著。

(「…好冷…使不上力。為什麼睡不著?腦袋好吵。咦?好多人，部落還在嗎?奇怪?大家都在嗎?不對，我在山裡阿? kina，你在哪裡? vuvu，我好難受…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天還沒亮嗎?好餓，喉嚨好像燒起來了…好痛，我是不是被野豬襲擊了。…野豬嗎?好想吃野豬。如果是現在的我，應該可以用山刀勇猛地插進他的喉嚨，然後裝很多肉回去給 kina 吃。不對，我裝不回去，袋子掉了。山刀也掉了…咦?不對，山刀明明已經在上個月還給 vuvu 了阿，昨天他還獵了一頭鹿，不是嗎…?」)

「…咳咳」

(「不是嗎?」)

「……」

(「…?!」)

Nomah 吃力的緊緊摀住自己的雙耳，閉上眼，蜷縮起身體。

(我是不是…要死了，vuvu?)

這時隱隱約約在黑暗中一股奇異的亮光吸引了 Nomah 的目光，那是個會迅速移動的色塊，一會上，一會下的，令人摸不著頭緒。一開始，那顏色像極了，晴天時在陽光下閉上眼時，殘影的顏色，是桃紅色再混入一點淺紫色。

在 Nomah 的視野裡，一名技巧高超的獵人追趕著野豬，卻不小心跌下了山谷，他翻滾了好幾圈，還傷到了腹部，但是他迅速地站起來，直接衝到野豬前方，一刀劃開喉頭，留下一縷艷紅。然而獵人沒有止步，他又獵了幾頭山豬，就這樣全扛在肩上揹回部落。部落裡的人都出來為獵人歡呼，但是獵人並不滿足，他想要劃開的是敵人的喉頭。不久後，獵人找到一群戴帽子的矮小的人，拔出山刀，割下好幾個頭顱，卻不小心被另外一個敵人射穿胸口，獵人並沒有倒下，他割下了最後一名敵人的頭顱後，直挺挺地走回部落，成為英雄。然後他直挺挺地走回家屋，爬上彩虹，給大螃蟹檢察手掌，然後——突然一隻百步蛇張開大嘴把彩虹吞下，然後展開翅膀，變成一頭展翅高飛的大鳥。

「Qadris*?」

原本看得入神的男孩，認出了大鳥的身份。

「…咳咳咳」

大鳥還在飛行，而且越飛越快、越飛越遠，最後成為一個小點消失在 Nomah 的著了火的視野中。在這短短一瞬，男孩獲得了無比珍稀的寧靜，然後，又被轉瞬襲來的疲勞感俘虜。

山嵐迴縈，飛升中的夜色斷了翅，正在褪去，褪成一片朦朧的灰。

「…咳鳴」

(「好冷。」)

即便蜷著身軀，Nomah 卻無力抵禦八月天的寒息。陣陣悶咳在喉嚨迸裂開來。一夜間，原本輕微疼痛的喉嚨，此刻正傳來劇痛。Nomah 緊閉雙眼，咬緊牙關，手握雙拳，才勉強將口水送入乾涸的喉嚨。

他知道亡魂又回來了，而且祂還十分憤怒，想將數十萬根箭簇插入 Nomah 的咽喉。

原本還在恍惚之中的 Nomah，因為剛剛的劇痛已經清醒了，他環顧四周，卻發現整片山谷都籠罩在一片白色之下，那是一片黑暗的白色。

他緩慢的撐起身體，左手拾起粗樹枝，右手臂倚著樹木，右手掌掌根按著盆骨。胸口的疼痛讓他快要哭了出來。

因為他知道，停滯在原地的未來只有一片黑暗，必須要走下去，不得不走下去。

他雙手抓著代替左腳的樹枝，微微向前傾地蹣跚前進，淚水早已奪眶而出。前方的濃霧正隨著涼風迎面襲來，如一條緩慢的河流乘載著濕冷水氣，向下游匍匐前進，Nomah 眼前唯一可以清楚分辨的樹幹，此時卻隨雙眼淡淡暈開。

(「如果山神沒有發怒…如果我沒有摔傷…不對，如果那條路原本沒有造就好了…」)

「…咳鳴」

Nomah 一邊吸著鼻子，一邊回想自己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然而卻被一陣悶咳打斷。他的右腹正因胸腔收縮而陣陣作痛。他只能盡力忍著想大力咳嗽的衝動。

(「如果我更強壯…如果我更熟悉這條路就好了…不對，如果部落沒有搬下山就好了…」)

想到這裡 Nomah 用力地將樹枝向下插入大地。

此刻的他，已經分不清楚究竟何方，才是正確的方向。

(「如果 vuvu 沒有離開…如果 kina 沒有生病…不對，如果 kama 沒有去 dripung 就好了…」)

Nomah 雙手握在樹枝上端，停下來休息。他感覺到自己得身體又開始發燙起來，並且不聽使喚地愈加虛弱。

(「如果這場雨沒有下…如果這霧沒有起…或許我正走在光明的山路上吧…」)

Nomah 低頭看著腳下陰暗的山才恍然大悟。

(「如果黑色的人沒來就好了…」)

濃霧沒有散去的跡象，而且讓 Nomah 愈陷愈深，他已完全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方。於是只好倚著一棵樹坐下來，等待陽光再次來臨。只是 Nomah 並不知道自己強行拖著的身軀，已經無法負荷更多折磨。在他閉上眼的那一刻，便再度沉沉睡去。

當 Nomah 睜開眼睛時，他發覺自己正站在聳立的山崖上，崖下圍繞著層巒疊嶂。崖壁之下湧動著的山嵐正一陣陣的抽著棉絮。不遠的山稜間，雲朵正悠悠飄晃而過。地平線上綿延著嫩綠，只有崎嶇稜線上佈著岩石的痕跡，在稜線之上，一直到天頂都是一片湛藍。

高空中，這裡的風景像極了一幅畫。

陽光和煦的送來暖意，清風徐徐吹動山林，捎來盎然生機。暖風拂面，而後，向著蒼穹疾馳，飛入天際。Nomah 仰望風馳騁的方向，才發現崖頂之上，一頭熊鷹正展翅翱翔。

「Qadris?」

Nomah 仰著頭向高空的熊鷹發出疑問。

「少年，你為何來到此處?」

一個低沉渾厚的聲音在山谷之間迴盪著，Nomah 四處張望，但卻沒有看見其他人。顯然，那聲音的主人正在 Nomah 頭頂上的高空。

「...」

「這裡並不是你現在該來的地方，少年。你的期限還沒到。」

此時的 Nomah 才突然驚覺自己的傷口與疼痛都消失了。然而，他卻高興不起來，他知道自己的任務還沒有完成，還沒有抵達部落。

「...我...我還活著嗎?」

「如果你是說是否仍然呼吸著的話，是的，確實活著。但卻非常危險。」

「那為什麼我在這裡?」

「...只有兩種人會在這裡，一種是死了卻如活著的人，我將引領他們飛向天國；另一種是活著卻如死了的人，我將引領他們飛回人間。你還沒有死，也就是說你心繫著某件事，所以出現在了這裡。」

「...」

「少年，你究竟被甚麼所困?」

Nomah 蹙著眉頭，許久後才又將頭抬起。

「天空之王...」Nomah 頓了下「我們...我是從甚麼時候開始錯的?」

「少年，這世上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有對我們而言的利與弊，但倘若你活得夠久，就會發現這些利與弊也都不是絕對的。」

Nomah 有點生氣，他覺得天空之王在刻意迴避他的問題。

「...」

「少年，這些對你而言可能不容易。我並不奢求你能瞭解，也不希望你全然相信，在足夠遙遠的將來，你或許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Nomah 仰著頭，注視著 Qadris，那股怒氣並沒有消失。

「天空之王，您能瞭解我現在的心情嗎?」

「我的子民阿，我怎能不瞭解你們的心情呢?」

「...」

「年輕的勇士阿，你那雙銳利的眼不該用來承載憎恨，你那顆炙熱的心不該用來孕育憎恨。」

忽然間，四周的風開始紊亂起來，湛藍的天空上原本薄如蟬翼的白，急遽地褪去青藍色。崖底的山嵐竄向崖頂，陽光正在被水氣吞噬，Nomah 感覺到身軀的痛苦逐漸湧現。

「少年，請你務必惦記著使你迷失的原因，那將能引領你飛出濃霧...」

迴盪著的語音未落，Nomah 便被一陣猛烈的狂風吹得不穩地趴在岩石上，隨後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識。

Nomah 又做了一個好長好長的夢。夢裡，他遇到了幾個人，爬過了好幾個坡，來到了一間屋子。雖然眼前就像被白霧蒙住一般，只看得見光影的閃動，但他還是感覺得到有幾個人一直陪在他身邊。

「…さわのさん^{xi}」不遠處傳來人聲

「阿…Luyan 來啦」

「他們醒了嗎」

「Nomah 還沒醒，但是他的 kina 早上已經醒來了，現在在休息」

「真的嗎？什麼時候可以回部落？」

「大約再觀察一兩天吧，但是 Nomah 狀況比較嚴重，應該要待一段時間了」

「這樣啊…」

「唉…他光是能活著就是萬幸了，要是再晚一點，駐在所的藥可能就沒辦法治了…」

「他能康復嗎？」

「很難說，也許會有後遺症」

交談聲頓了一下下。

「恩…那個，さわのさん這是我們部落的小小心意，還有這些是他們的醫藥費」

「…Luyan，這些藥其實都很普通的，你們不需要那麼介意，我昨天不是才說過嗎？」

「…」

「內地下個月會送補給過來，我們駐在所也能再向たいとうちょう^{xii}申請」

交談聲又頓了一下。

「…さわのさん，真的很感謝您，請您務必要來今年的收穫祭，部落一定會款帶您的」

「唉…Luyan 真的沒關…好吧，但是你要把這些全部拿回去部落」

「…好吧，但是到時候您一定要來喔」聲音的主人遲疑了一下「那我就先回去了，我明天還會再來。」

「等一下，幫我跟頭目說交易所的事已經被允准了，下個月會有一批漢人來，詳情之後會再說明…」

「我知道了，我會確實轉達，您辛苦了」

不知道又過了多久，Nomah 在夢裡聞到了小米的香味，也感覺到有一個人溫柔地一手扶著他，一手拿著湯匙餵著他吃粥和喝水。

恍惚之間，Nomah 想起了那座走不出的森林，想起 Qadris 臨行前的話語。

(「…記著…迷失的原因，那將能引領你…」)

(「…迷失的原因…迷失…」)

(「…我為什麼會離開 kina 呢?」)

(「…kina!」)

Nomah 感覺自己正在從深不見底的湖水中甦醒，湖面上的波光正粼粼閃動。慢慢地，湖水從藍色變成了白色水氣，但是 Nomah 依然看得見那股亮光，他向上一躍，卻驚訝地發現，自己身上有雙熊鷹的翅膀，正振翅翱翔，他奮力向前飛行，直到接近那股亮光的來源…

「Nomah?」是 kina 的聲音。

「ki…咳咳」Nomah 接近本能地回應。

「你終於醒了…」kina 的聲音微微地顫抖，伴隨著吸鼻子的聲音，他放下碗和湯池，緊緊抱住 Nomah 「太好了…」

驚愕之中，Nomah 感覺這個瞬間意外的短暫。

「我去請さわのさん過來」

kina 就這樣離開了，Nomah 睜著滿是疑惑的雙眼，望著陌生的天花板。

（「這裡是哪裡？為什麼 kina 也在？為甚麼我的燒退了？身體也不痛了？さわのさん又是誰？部落裡沒有這個人吧…」）

Nomah 坐起身子，發覺自己只剩下腹部還微微地疼痛。他將剛剛 kina 放在一旁的水杯拿起，漱口後吞下。

「這裡是…駐在所嗎？」環顧四周後 Nomah 作出了猜測。

「是的，沒錯」一個帶著口音的聲音隨著滑門的聲音一同響起，這是他在夢中聽過的聲音。

Nomah 回頭才發現聲音的主人身穿黑色的制服與黑色的帽子，於是，他立刻將手搭在腰間準備拔刀，才發現山刀不見了。

（「奇怪，為甚麼他會說族語？山刀呢？」）

「你…你是誰？我和 kina 為什麼在這裡？」

「…我？」男人對 Nomah 投以善意地微笑「我是隸屬姑仔崙警察官吏駐在所的さわのしげる^{xiii}。而你受傷了所以在這裡養傷，順便養病，你的 kina 則是被你的族人帶下山的。」

「Nomah，是さわのさん發現你倒在警備道，你才得救的，不可以沒禮貌」

「不要緊，畢竟他才剛醒來，你們聊一下吧，我在門外等」他拉開滑門，走出去了。

「Nomah，為什麼沒有聽 kina 的話留在部落？」

「…對不起，我下次不敢了」

Nomah 知道 kina 真的生氣了。然而，下個瞬間，kina 卻沒有打他罵他，只是跪在地上，緊緊抱著 Nomah。

「傻孩子，你知道我有多擔心嗎…」

Nomah 也緩緩將手抱著 kina。過了好久 kina 才放開 Nomah。

「還好現在沒事了。」

看著 Kina 擔憂的臉上微微掛著的笑容，此刻的 Nomah 終於明白自己迷失的原因了。

在那之後，Nomah 又待了三天，才恢復體力，除了肋骨以外已經沒有大礙了，於是在第四天早上，他們決定回去部落。

「さわのさん這段時間，真的非常感謝您」

「不會，駐在所很寂寞的…不過還是不要常來好了」男人面露苦笑。

「Nomah?」

「謝謝您」

「對了，這塊布是你的嗎，我在你身邊發現的」男人將繡有熊鷹的布遞給 Nomah。

「…不是，那是在路上撿到的，要順便送回部落。」

雄鷹圖騰並不是平民能夠穿戴的，所以 kina 從以前就交代 Nomah，必須這樣回答，即便對方不是族人。

「原來如此」男人將那塊藍色的方布遞給 Nomah「那麼，再見了」

「再見」

「再見」

後記之一

幾十年後，長年居住在台東縣新化部落的某位長老過世了，留下了一本厚厚的日記，裡面記錄了這麼一段話：

「…前陣子剛過年。突然感覺最近過節，沒那麼高興，反而有點感傷。想想如今，也快七十，而日本人離開一轉眼就快四十年，這麼長的時間，讓以前的事看起來好像被遺忘了。不管是那群歷史學家說的柴朗驛事件還是南蕃事件，或是當年的那場遷下山的插曲，都在漸漸消失在族人的記憶中。不知道為甚麼特別欣慰，因為感覺有甚麼東西，好像正在慢慢地將族人從那場下了五十年的雨中引出…」

那一頁，夾著一塊破布。

後記之二

後來，在某處的高聳山崖上，發生了一段對話。

「現在你願意和我走了嗎，年老的勇士。」

「現在的我已經別無所求了。」

「…你的眼神裡還有遲疑，羽翼仍會被風吹散。說吧，你被甚麼所困？」

「…天空之王，憎恨究竟是甚麼呢？」

「族人…人類是會追尋幸福的存在，並不是甚麼特別的事，至少行動的根源只是作為人而言，微不足道的願望而已。然而，任何人無論是否願意，均會與他人或與世界發生聯繫而被束縛，因而被制定生命的走向。倘若真是如此，個人的意圖在世界面前便很可能會是隨波逐流而逐漸迷失的存在。」

「只有人才會孕育憎恨嗎？」

「至少是會追尋幸福的存在。」

那天，有兩隻熊鷹盤旋在天空，久久才飛離。

註釋

- I vuvu:祖父母或祖輩，此指祖父。(排灣族語)
II kina:母親。(排灣族語)
III kama:父親。(排灣族語)
IV Lulu:即ルール，為日文中 rule 的發音，即為規則之意。
V 此指 1914 年發生的南蕃事件
VI 此指 1909 年發生的柴朗驛事件
VII Kuvaleng:即排灣族的姑仔崙部落。位於台灣島東南方，姑仔崙溪與茶茶雅頓溪匯流點附近下行之稜線。
VIII Liklik:即排灣族力里部落。位於姑仔崙部落西方，與姑仔崙部落為敵對關係。
IX dripung:日本。(排灣族語)
X Qadris:熊鷹，即赫氏角鷹。(排灣族語)
XI さわのさん:澤野先生。(日文)
XII たいとうちょう:臺東廳。(日文)
XIII さわのしげる:澤野茂。(日文)

